





野客叢書卷第四

宋長洲王 楙

公子非暴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
 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
 暴公子威名舊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
 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
 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
 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



聖容叢書 卷四
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
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
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爲甚
妄二史鋪敘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
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
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
傳文平敘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

公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
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
於爲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
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
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
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

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歿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

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仕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虓無爲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間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儻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攬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爲美則孝宣而上不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益密害鼃錯

爰益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
嘉下車拜謁願請間者蓋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
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
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
受私益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爲上客而請間之說
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未
必不自益日夜從吏之故奈何帝爲錯言先入嘉
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益有以誤之乎益恨嘉死
益忿錯之所爲求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
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益薦上上召見益問計安
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益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
益之請間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
其所圖益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爲錯所陷益
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益計又出於錯上
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爲佳
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

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
以轉禍而爲福反惡而爲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
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
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
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
不爾是王爲惡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
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
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爲善
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
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爲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
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無善導者之過應
高之輩日夜從臾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
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
此

尚書牴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歿王
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
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歿葬之
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豈惟
大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
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
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
敖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敖之意爲尤長元城先

生謂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
陶戒舜無教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
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
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
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
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
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
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
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

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徃徃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柱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斲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爲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爲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石顯

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飄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爲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攘臂爲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耨鉏杖彗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爲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爲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

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

聖學叢書 卷四
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
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
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
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
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
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
不留僕觀孔明之遇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

權能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
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
意也又郭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剝百姓君子小人
咸懷怨歎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
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
反峻急如此縱懲劉璋暗弱之敝不無振作不應
刻剝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恐
過耳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爲醴蓋託
醴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之意同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
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
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
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與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
可知穆生高蹈遠舉意蓋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

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
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
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
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
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
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
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

里客叢書 卷四
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
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爲殺望之矣又言
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譸望之何當時公論無
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
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
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
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
薦天下豪俊衛青旣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
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
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
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第五

宋長洲王楙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
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
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谿漁隱引
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
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為
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

聖名錄卷五
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
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
之其爲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
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
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
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
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
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與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
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
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緯
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
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
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
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蘂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蘂花魯
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亘野唐昌所產至於神
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

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蘂花
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
吳人不識因余賞翫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
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
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
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
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
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
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卽后土瓊花也若然則
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
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
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
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
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
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
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

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竇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問

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目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亮傳選虞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矣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羅綠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
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
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
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
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大父亦不小
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
大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續
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
敬字之左文爲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
一老郎鬢着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
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
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
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
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
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

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
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左太冲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
首不見招楊烟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 兩君
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
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
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
爲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
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
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
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
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
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
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爲有說至
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
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
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
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
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
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
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
下而非一日一倉卒所能爲者西京雜記謂相如
爲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
甲苔卧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
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
沉爲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甲是也不知
金鎖甲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引
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
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
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

豈鎗臥於苔爲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爲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卽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爲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尤爲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門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至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益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爲事○之學雖名世善用故

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
功爲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
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爲張籍之作且云漢
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
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
奇爲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
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
以所具反爲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
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爲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
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
以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
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爲有驗是皆以
數爲命數之數若柳子原碑曰不遇興時鬱蹙眉
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
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爲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爲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鞭
玉勒繡螭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

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
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
衛青用益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
用之

麥秋

緇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
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
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貞朝英引北史蘓
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

謂此說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
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
引北史所載邪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
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
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
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
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

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
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
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
覽生暕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暕王筠亦曰
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
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
語僕又考之自暕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
至龔九世有集行于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
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
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
弟之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
弟雲山之謬相反按禹于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
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
郡齋蓋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

炎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稔所記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仁廟女克國太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日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聞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已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

甥朱稔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待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巳郊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邨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卽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

樓閣經卽此爲其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古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心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爲東隣茹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握汲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卒以中和樂職詩爲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節

裏

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放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編于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

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
王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刺史見太上聖明朕躬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
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
其意正如此所以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
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
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
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
成眠豈有與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
步里客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
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
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
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
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爲固雖天上非
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此恨等
意邪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翔湜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翔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客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當曰李翔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卽退之也然翔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又友與陸僉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翔又嘗言曰行已莫若是貴此聞之于師者也追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于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翔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翔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第六

宋長洲王 楙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
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
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
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又
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
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

甲 容 叢 書 卷 六
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
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
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
敘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
來諸侯王年表苕谿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
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
能不芥蒂於胷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
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
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
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
之苟如是何以爲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
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已
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
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
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
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

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絢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茗谿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叶正與廉歌一

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爲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爲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蔡邕傳作天天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

野客叢書 卷六
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爲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爲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臧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搥我足

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竝去
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荆公詩
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
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且譏之
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
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

荆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

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

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

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

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

姚羅隱詩尊鼻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

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

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鏖兵不

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

壯心竟未嫖姚知木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
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家文物
尚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爲平聲字用者未見有
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此
遂以爲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
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_五響昭雜變竝會雅聲遠
姚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飄姚乎愈莊姚
子無音服虔之爲是音亦不爲無據安可以不識
字疵二子

露盤

細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簾
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
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
十里金秋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
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
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旣拆盤仙人
臨載乃潛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
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

里外詩話 卷六 六
賀以爲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
改爲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
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引清龍固失然據今
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
爲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蒼谿漁隱曰王直
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

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
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
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
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
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
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
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
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
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日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

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荅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非自爲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

鳴蟬賦夫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纂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作纂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又嫌弋者纂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注纂本作慕法言纂宋衷注曰纂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纂乃是纂字又非纂字也故陳子昂

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
冥弋者何所慕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
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
荔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
居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
舊多鬼崇尚書周祐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
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

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
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玫字有字多與李
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
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
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
馬獸之所同鹿麇麇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

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
蘇隰有荷華不見于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
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
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
爲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
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
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繇之類
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
以爲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爲不
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
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人願是亦以來字協
詩字今吳人呼來爲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
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

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
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
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
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
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
卒瘞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
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莪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莪儀二字皆音俄詩以
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
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
廣音穢船作俄漢碑凡莪莪皆作莪儀而司隸魯
岐碑又作莪莪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爲倚衡倚
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莪莪等字同爲一
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
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與人
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

吠不驚足下生鼃合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
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爲緇漢人書災爲蓄正此
音也觀蓄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
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
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
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如僖公八
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

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則以哀姜旣絕於
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
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
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爲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
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
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其說
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儼揚

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
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
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
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
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
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
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
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
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
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喫嚏祝云有人說我按
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
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
有是說

古語雜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雜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

憂惟有杜康僕觀東晉賦杜康啞其胃樂天詩杜
康能解悶潘佑詩直儼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
士有因其人名遂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
領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
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
近時稱主簿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燭右
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

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瓊瓏
筵篋謝好箏陳寵感粟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
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
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儼隨宜且教
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滿坐唱歌容起舞又曰
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
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
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
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

州因敘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
羅英二妓招舒著作作詩則所謂瓊瓏謝好陳寵沈
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
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饅字

朱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
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饅字
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邊之實糗餌粉
餈鄭箋今之餈饅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

雄方言亦有此字若谿漁隱謂古人九 詩未有
用饅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
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
豪茲豈古人詩未用饅邪



聖賢集

